

我家有個杜老爺(1)

杜比亞(泰生)

前言

民國九十五年我剛度過一甲子，就完成《我家有個杜老爺》，應該說是我的小傳。我有想先自費出版，但一來想給棗陽文獻鄉親們先睹為快，二來內容收集得不夠完整，所以就擱了下來。後來電腦中毒，書的內容完全消失，我只好重新撰寫，趁機加添內容，終於完成分五大部份，約百萬字，圖片約 300 禎，談不上是「巨著」，但絕對精采。自 38 期開始連載！



我這部「非自傳」的書，很自豪的是，可以看成一部「五十年代生活篇」、一部「五十年代到現今話劇史篇」、一部「歐美、東南亞旅遊記」、一部「大陸旅遊記」、一部「生活趣味篇」、一部「國中教書史」、一部「五十年代電影史」、一部「人生百態圖」……，哇！大家絕不能錯過這好書！

我為何取名為《我家有個杜老爺》呢？那是因為我在學校的外號是「杜老爺」，而我的教書生涯、導戲過程、日常生活都是眾人所知，毫無「神秘」可言，但對我的心理、感覺、想法、思維等，可能就不那麼讓他人清楚了，既然說「人生像舞台」，我就把我人生舞台幕後的種種，說給大家知曉吧！

但我有兩點聲明：一是全書雖不能百分百精確，因為此書是回憶，不全是記錄；第二是小部分人名用化名，所以請您別對號入座，但是故事過程卻是真實，不是杜撰。

我要感謝很多人，他們是：孫女家盈，她幫我電腦打字；小梁他幫我掃描、製圖；學生詹璇恩，她幫我寫序、校對，我也感謝學生張凱鈞，他很關心我這部書，要知道，關心就表示重視。

當然，我還得感謝所有的有緣人，沒有他們就沒有這些精彩的故事！

念高二的我，在苗栗后里馬場騎馬英姿。



第一部

生活

第一章 出生與成長

(一) 成長日子

我是老大。

有時想，一對新婚夫妻，為了傳宗接代，妻子的一個卵子，正好跟她配偶的一個精子結合，孕育成他們第一個愛的結晶，是何等奇妙！這「第一」有特別意義嗎？是最好的？最壞的？還是跟任何人一個一樣，無甚特殊？如果是最好的，包括我在內，任何夫妻生的第一個孩子都應該是最優秀的，反之，就是最差的了。

我搞不懂這些，卻知道我是長男。在弟弟尚未出生之前，我應享有獨子的一切好處，等有了弟弟，獨子變成長子，還有好處嗎？

玩具要分享、美食要分吃、兩人吵架時，就算有理的是哥哥，

也要被責備，因為你比較大，大讓小，這是天經地義的法則。而老大唯一的好就是永遠可以穿新衣，我的衣服必須先買，無法接收弟弟的小衣服。



民國 37 年於青島 父親難得跟我們三兄弟合照
(左起為泰生、辰生、岳生)



四歲的我（中），在媽媽與親友們眼中可愛模樣。

小時候，也許我還享受得到長子的好處，越大我越不像長子，也許是個性使然，我一點也沒有老大的架勢；不愛管事，也不想管事。大學畢業以後，體弱多病的我，長相也越來越不像大哥，不認識的人，總以為我是弟弟，相熟的人雖不會兄冠弟戴，卻總忍不住說：「你這大哥，看起來倒像弟弟。」

聽他們這麼說，我並不感到特別高興，我真的不認為身為長子有甚麼好，也從不以「大哥」位份自居。

只有兩次，我名副其實地演出了長男的角色，那是父親出殯的時候。

我不知道別人的記性如何？但六歲前的往事，就算絞盡腦汁，硬是想不起一點一滴。換句話說，就算母親跟親友，一再說我小時是如何漂亮可愛，如何乖巧聽話，如何聰明懂事，我都只能張著嘴聽，搭不上腔，頂多冒一句：「是嗎？怎麼我一點都記不得呢？」

說實話，六、七歲前的事，就算記得零碎片段，大都因為有照片存證，依稀中彷彿記得有這麼一回事。更多的事是父母親，尤其是母親一再地重複細述，說太多回了，使我不得不相信，自己必定做過那件事，久而久之，便也記住了。當別人問起的時候，我自然回應：「我記得……？」

所以說六歲前，記憶中的我，是一片空白的。

(二) 童年記憶

從七歲開始回憶吧！如果寫的是七歲以前的種種，那都是聽自姆媽跟王副官口述的往事。

七歲那年，全家住青島市，猶記得那門牌是貯水山路十四號（應該是大人一再提說而以為是自己記得的。）那是一棟高級的兩層樓，有一層地下室，部份做儲藏室外，還住了張德平副官夫婦、永宏舅媽母子、王小伙副官等人。二樓是客廳廚房等，也是主臥室跟孩子的房間。房子前面有一個很大的院子，種了很多桂花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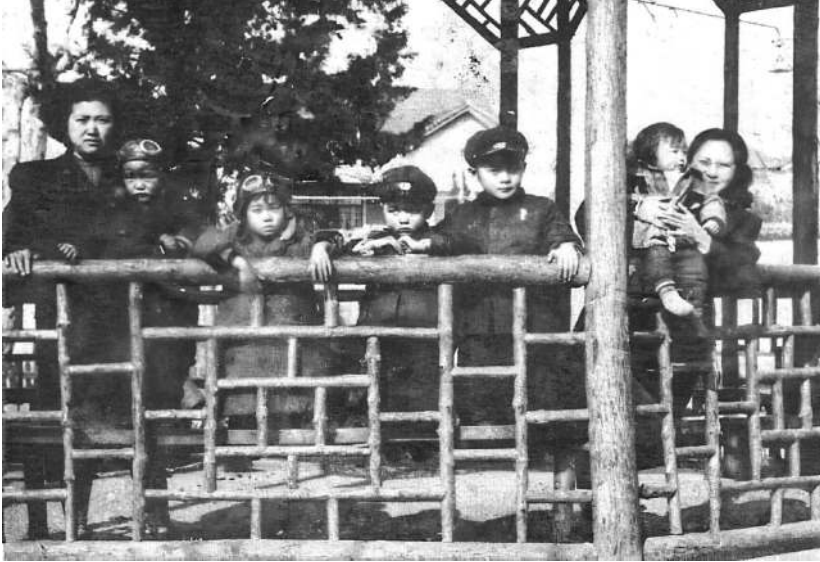
泰生（右）、岳生（左）
兄弟哥倆好



母子合照（民國 35 年鎮江）

夏天開滿小小黃色的花，好像桂花可以吃，我想我一定也吃過，甚麼味道就記不得了。但我記得青島的房屋很漂亮，很有濃厚的德國風。民國 91 年我再度回到青島，仍覺得它是一個美麗的城市，漂亮的歐式洋房比比皆是。

進大門的左邊或右邊，是通往二樓的階（我不知為何樓梯不建在中間），這階梯是我跟兩個弟弟們嬉戲的好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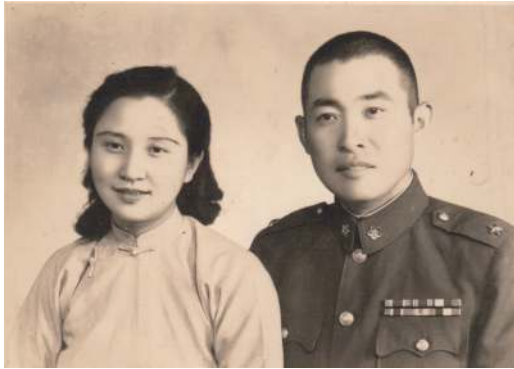


杭州西湖留影，最左的是福英嫂
往右是三弟、懷軍、二弟、我、彬妹、姆媽。

父親駐軍鄰近的即墨，平時很少回家住。他當時官拜「少將旅長」，天天跟「八路軍」周旋。因為很少住家裡，所以我們兄弟也都不親他，父親這個詞，在我們心中只是一個稱呼罷了。姆媽說父親很少跟我們兄弟講話，是軍人個性使然？也因為很少跟父親接觸，我們都不會說父親的家鄉話（湖北棗陽，有濃厚的河南腔），反而說姆媽（湖南人叫媽媽為姆媽）的岳陽話，我們全家，除爸爸以外，可很透徹地說『母語』----- 母親的語言除了跟母親親近以外，我與最親的是家教鄧篤儒先生，他也是湖南岳陽人，二十出頭，是姆媽的老鄉。中國人外出他鄉，多半喜歡攀親帶故，拉關係。他外出當兵，因不能適應軍旅生涯，就想辦法，到了咱們杜家。白天陪我跟二弟上學，晚上自然就是我們的家庭教師。

那時，姆媽的一位同宗兄長方永宏先生，能文善道，又是父親的部下，夫妻兩人帶著兒子懷岳、懷軍，住在地下樓。因為姆媽比永宏舅小，就喊他宏哥，我們自然就跟著叫宏舅了。

姆媽跟宏舅很談的來，所以十分親近，宏舅媽個性急躁豪爽、心直口快，最看不慣宏舅喜歡吹噓自大的作風，所以常常頂撞宏舅，這對冤家夫婦一共生了五個兒子（夭折兩個）



父母親攝於青島（民國 37 年）

。因為姆媽與他們相處融洽，所以把他們看成自家人。我的這位宏舅，雖不是親舅舅，但跟我們杜家關係十分親近，比親舅舅還要親近。我與宏舅間的種種，以後都會談到。

住在地下室的，還有張德平夫婦，他們是即墨本地人，原是地方部隊的隊員，後來整編到正規部隊，也就成了副官，當時我還不知道副官到底是什麼官，只知道來我家的軍人都是「副官」。這對夫婦結婚兩年，沒小孩，求神拜佛也生不出一男半女。



由前到後，宏舅的兒子方懷軍，我、宏舅。

誰知三十八年來台以後，立刻有了孩子，小名大毛，不到十年，由大毛生到六毛，連生六個。

結論會不會是：青島太冷，不易懷孕？台灣太熱，所以多產多子？哈！

除了鄧家教以外，我們還有一位不怎麼會做菜，但特別乾淨的廚師——四川籍的楊學斌。如上所說，父親老鄉來拜訪的人更多。要知道，那時一個貧脊的鄉下的地方，能出一個將軍人物，可不簡單，外來的人，莫不想盡辦法攀附一番，就算不能為他們安插上一官半職，招待吃吃飯總是要的。



鄧篤儒家教和我們兄弟妹

因此，那時我們家，經常高朋滿座，每餐都得擺一大桌招待外人。不吃飯的時刻，冷冷清清，快到開飯時，張三來了，李四、王五也來了，想想看，不太會做菜的楊師傅，若沒有人幫忙，不累死才怪。這就要詳細說說，跟我們杜家最有緣的王小伙副官了。

王副官來我們家，剛好十九歲，他原名小河（到底是小和？小合？還是小伙？我們始終弄不清，因他不識字，也無法確定究竟是哪個「尸乚ノ」字。）只知道他是浙江人，家境不錯，兄弟八人，他排行老三，是元配的老大，原來他的生母是元配，結婚三年，沒生出一男半女，他父親娶了小，一連生下兩個兒子，事情就是這麼妙，細姨才生子，大老婆也不甘示弱地生了兒子，就是王副官。王副官家族龐大，很重視子弟的教育，出了一兩個大學生，所以到了六歲，他父親就送他上學堂，哪知第一天，就因為遲到，被夫子打了幾下手心，他從第二天起便逃學了，天天跟放牛的孩子鬼混，家裡知道後，自是一頓毒打，然後強壓著他上學，王副官極力反抗，結果是被打得更兇；你打得越兇，他就逃得越快，惡性循環的結果是家人終於放棄，他不必上學了。



年少時王小伙擺出英姿

那時，文盲很多，不識字並非甚麼大驚小怪的事，也不至於被人瞧不起，他照樣快快樂樂地過日子。而這快樂到了父親逼著他跟一個自己不喜歡的女孩訂親之後便不快樂了。他雖沒讀過書，但人生道理可懂，他不願「害人」，也不想綁住自己，決定逃婚。

正巧他有位堂叔原在北大唸書，後來投筆從戎，他寫信回來，鼓勵後輩從軍報國。王副官知道了，立刻決定從軍，那時政府採募兵制，只要有

心從軍報國，哪怕一個大字不認得也可從軍報國，於是王副官離家從了軍。他聰明、能幹、記憶力特好，最可貴的是忠實可靠，所以爸爸特別把他派到杜家。他初到杜家來時，我才三歲，很喜歡跟著他，因為他天天帶著我到部隊裡打混，一些官兵對我這個師長之子都很寵疼，雖我當年才三、四歲，卻很喜歡這種被寵的感覺，這也是我喜歡跟王副官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自民國三十二年來杜家之後，他一直擔負著照顧我們母子生活的工作，那時抗日戰事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父親帶著弟兄在前線跟日本人作戰，（關於父親的作戰史見另書），眷屬們就可憐了，都是些老弱婦孺，每當逃難時，交通工具不夠，人手也不足，每次跟著部隊移防，都會遇到許多想像不到的困難，這些後方諸事也都靠王副官的機制一一克服。

民國33年，岳陽淪陷，外婆、舅舅等人雖然逃了出來，卻受了不少苦，幸虧有王副官的協助，才能度過重重困境。後來，我們從青島南下逃避共軍，到了台灣的生活，也在靠他支撐。

光陰似箭，歲月如梭，如今他已從年輕小夥子變成百歲高齡的老翁，與我們杜家一直生死與共。可以說，自從有我們兄弟，就有了王副官，他是我們的恩人也是親人，他一生五分之四的人生都獻給了杜家，照顧過我們杜家五代：包括爺爺、外婆輩，父母親輩、我兄弟輩、兒女輩、孫子輩，這份情誼、這份恩情與忠心奉獻，真是世上少見的難能可貴。

王副官：您放心，杜家絕對不會虧待你的。

回到原點，因為食客實在太多，且這些食客，真是名副其實的白吃一族。平時也不見蹤影，等一到吃飯時間，全像蒼蠅般飛了來。這還不打緊，更令人生氣的是，有時還沒規沒距，行為隨便。



2015年9月家族聚餐（右）家盈、（中）承翰和（左）王大爺爺合影



2017年6月初 王小伙親戚們來台探望。

左一、左二是妹婿及彬妹，中間腿蓋毯子者是王副官。其餘的人都是他親友（姪子、媳及姪孫、孫女等），最右後方是我。

譬如楊師傅辛辛苦苦地做饅頭，剛剛蒸好，還沒從蒸籠裡拿出來，張三嘻皮笑臉地拿一個說嚐嚐，李四、王五也聞香而至……，開飯時間未到，饅頭差不多已見底了，楊廚師跟王副官雖恨得牙癢癢卻徒喚奈何！還有一位李小姐，也是父親的老鄉，一個大小姐，脾氣還大著哩！她來找父親求職，按理態度該恭謹些，但這位父親叫我喊她「姑姑」的大小姐，可完全不是一回事。譬如王副官已宣布十分鐘後要開飯，這位小姐卻去洗她的頭了，（她因無工作而住我家），等飯菜上桌，儘管大伙兒飢腸轆轆，她依然慢條斯里地洗頭，好不容易洗好了，這才坐下來說：「開動吧！」把人恨得牙癢癢的，王副官尤甚。

衝著父親知遇她，誰也不敢吭聲，還要我們喊她一聲：「姑姑！」姆媽雖知道這些，也只敢怒不敢言，且父親一再交代：「這些鄉親離鄉背景，隻身在外，我不幫他們，誰幫？吃頓飯算什麼？我們理當竭力相助，何必寡情小氣呢？」父親已經這麼說了，眾人也只有忍著了。



姆媽和三兄弟左起：我、姆媽
（坐抱三弟）、二弟

然而，有些白吃客也太過份了，不僅不體恤做飯的辛苦，還變本加厲。這些情形全瞧在我這七歲小童眼底，便如初生之犢般挺身而出，每到開飯時間，就到廚房門口站衛兵，誰敢亂來，立刻大吼：「不許拿！」「不許動！」「時間到才准開飯！」這一招果然奏效，從此竟沒人敢亂來了。

小的時候，我急躁，有些怯懦，時而又敢為人所不能為，滿腦子古靈精怪的想法，又不說出自己的心事。這樣的個性，往往在不設防時洩露無疑。於是，一個眾人以為膽小害羞的乖寶寶，卻成了家中厲害、兇暴，霸道的狠小子。我想，我那時一定是人人嫌厭的小孩吧！而奇怪的是，姆媽又常在親友面前誇我是懂事的乖孩子，真令人不解了。

難道我有雙重個性？看起來乖順、懂事、明理，做事能力也強，可是我也有鬧脾氣的時候，每到此時，姆媽對我的法寶是不理不睬，就像那些吃客，當我站崗防偷吃，對我當然是敬而遠之。只有王副官會帶我出去「逛街」，買東西吃。記得有一次，父親半夜從外地回來，沒有帶回答應送我的褲子，當我睡眠惺忪發現沒有新褲的時候，就發起大少爺脾氣來了，非要父親馬上去買不可，我邊哭邊喊：什麼大人答應的怎麼可以失信啦！什麼這麼重要的事怎麼可以忘記啦！什麼父親怎麼可以欺騙兒子啦！完全不可理喻。從沒有打罵過我們兄弟的父親，再怎麼解釋，再怎麼保證天一亮，就叫王副官去買兩條褲子給我，我就是不聽。父親越是解釋，我就是哭鬧得厲害。終於惱怒了父親，氣得拿起皮帶，狠狠地抽打我。結果可想而知，褲子不但沒買，我的屁股也印上痕條。我記不起事如何善終的，



青島合照左起是福英嫂（手抱三弟）、二弟、姆媽、我跟懷軍、後為宏舅媽。

190 但姆媽告訴我，父親很後悔用皮帶抽我，而且怪姆媽沒有拉住他。我問姆媽，為何不拉住父親？姆媽說得好：「你那臭脾氣是該受點教訓！」真的，我這種個性是該教訓教訓。不過，父親以後再也沒有打過我們，那是他唯一一次動粗，嚐粗的是他的長子我。

在青島的那段日子，還有幾個人必須說說，那就是董文山司機、劉嫂、杜見明、朱沛璋排長跟樊叔。董司機是青島當地人，

人忠實而敦厚，他跟弟弟董武山都是司機，弟弟替父親開，是軍人。

董司機則是姆媽的專人司機，我記得姆媽的汽車是黑色的（什麼廠牌無法得知，但肯定是外國車），董司機每天將車擦得黑亮，保養得很好，那年青島特冷，打破十幾年的紀錄，是有史以來最冷的嚴冬，氣溫極低，大雪下了好多天，堆得幾乎蓋到一樓，偏偏那天半夜，姆媽陣痛發作，原來肚裡的胎兒要跟大雪見面了。董司機跟王副官一面要鏟雪，還得用熱水「燙」車，因為引擎被凍僵了。當然，這只是董司機的一次應做的工作而已。好不容易將姆媽送到醫院，唯一的妹妹誕生了，姆媽順口說，生在這冰天雪地的晚上就叫她作冰冰吧，董司機用他一口山東腔說：「女娃叫冰冰不太好吧！」（因為這句話，後來妹妹改叫彬彬）。



民國 36 年春 武昌 左起姆媽、我、三弟、二弟、琅舅（姆媽的大妹）

民國三十八年初，我們離開青島，他送我們到了上海，因捨不得家人，與我們道別，我還抱著他哭了一場。民國 90 年，我有機會重回青島，曾想到去看看他，因為張德平太太 88 年回青島，跟董司機見過面，



姆媽在她的黑色轎車前，後面就是青島貯水山路的公館。

他雖已八十幾歲，但還記得我們，特別請張媽媽帶來問候我們的話。但是三年後，我回到青島，再也看不到他了，因為他在不久以前已過世了。雖然，我離開他時才 8 歲，見了面也無法相認，但我們同住在一起，他照顧過我，我坐過他開的車，我也聽過他說的故事……。人生如戲，人與人的相識相處，真是一段難解之緣。這又使我想到了鄧篤儒、楊學斌、宏舅媽、懷軍、懷明，還有劉嫂。這劉嫂是彬妹的奶媽，那時姆媽身子弱，根本沒法哺乳，劉嫂二十五、六歲，身體健康，人長的白淨，一雙半放大的小腳，是個標準的中國農村婦人。因為家境貧寒，



民國 37 年 杜家四子女與方懷軍兄弟（後排左 2 及手抱者）

192 丈夫跟哥哥又都被共軍殺害，她和嫂子帶著一歲多的兒子逃到青島，自己出來「賣奶」，經過檢查考驗等過程，劉嫂就成了彬妹的奶媽，自然也成了我們家的一份子，那時她們姑嫂和孩子根本沒飯吃，來到我們家作奶媽後，姆媽每月給她一大袋米，一大袋麵粉，足夠她們過活了。她有時不經意說起她的家人，感嘆她的苦命，也羨慕我們的命好。



見明（左坐著）手抱辰生，見祥跟岳生、泰生（中立者）合影

我那時雖然只是個七、八歲的孩子，卻深知人運的不可知，雖不知該如何向命運挑戰，但卻蘊育出深厚的同情心。我自小最看得不平的事，每當看電影或小說或經歷生活中的不平，眼淚就會不知覺地流下來。就像寫到這裡，我的眼框已有了淚，我不知道這是什麼原因，反正只要觸到我內心的某一點，我就會流淚，這是不是太不像一個男人？

至於杜見明，這個我喊他明哥的男人，也是我們棗陽老鄉，家境很苦，兄弟四個，家無田地，幾乎連飯都沒得吃。他雖姓杜，但跟父親並無親屬關係。當年因為我年紀太小，對人性的了解不夠，不，應該說根本不能認清人性，只因為明哥常帶我到處玩耍，所以很黏他，只要看不見他，就叫著：「我要明哥，我要明哥。」而這個明哥，聽姆媽說，是一個聰明，但不學好的年輕人，他能言善道，說謊話不紅臉，死要錢，他討了個老婆，我們叫她福英嫂，跟我們住過一陣子，後來明哥因為偷賣手槍，被父親責罵，他就不別而去。

他有個弟弟叫杜見祥，跟明哥是一對難兄難弟，也是要錢如命的人，我對他們的印象，全是聽姆媽跟王副官說的，所以不算深刻，後來聽說兩兄弟回到棗陽，打著是杜旅長親信的名號，招搖過活，也聽說當了共產黨，那時我們對共產黨的印象很刻板，認為像明哥這種想要在那過社會存活的人，肯定會變成共產黨。

朱沛璋排長，那時才十六、七歲，是父親的小傳令兵。說起他為什麼十幾歲就是傳令兵呢？這也是一段有如電影情結的故事，原來他十三歲時，跟著父親逃難，那天在金華火車站時，日機來襲，在紛亂中與家人失散，他呆在原地哭等了兩天，也不見家人前來，這時有一個賣燒餅的中年人收留了他。不久，他被日軍抓去，受了一頓毒打，好不容易逃離，不料又被 26 軍抓去（因為自民國 31 年起，兵源不夠，已由徵兵制變成「抓兵制」了）。但是，他年輕人個子小，穿著大人的軍服，樣子實在好笑，有次父親下部隊視察，不經意看到他那可笑又可憐的模樣，就把他帶到身邊，當個倒洗臉水、泡泡茶的小傳令兵。後來他也到了台灣，跟我們連絡上，這事後話。最後要說的是樊叔。他也是棗陽人，



杜家五寶：中間最高者是老大我，前排右起二弟岳生、彬妹、五弟、三弟。

194 二十歲左右，念的是財經，在部隊裡也是管理財務，在軍中叫「軍需」，所以大家叫他樊軍需，我們則叫他樊叔。樊叔在青島的這段日子，到我們家走得很勤，他尊稱姆媽為方先生，這是對女士最尊敬的稱呼。民國三十八年我們在台灣重逢，樊叔跟我們的關係走得更近。我念大學時，受到他的關心照顧，他跟我們杜家的關係，已不單單是同鄉情誼。



民國三十六年全家攝於青島市

等彬妹一歲多，也就是民國 38 年初的時候，整個大局勢變得很糟。父親這時升任 100 軍軍長，奉命剿匪，（此匪當然就是共產黨）。父親很了解，局勢對我們不利，他告訴姆媽，無論如何要趕快離開青島，往南方去。形勢雖然對國民政府不利，但誰也不會相信會馬上淪陷，對付日本鬼子都熬了八年，跟同文同種的共產黨，還怕沒有反攻的機會嗎？但是事實上，那時除了城市還在國民政府掌控下，廣大的農村早已「解放」了。父親身為國軍的一份子，自然要全力為中華民國而戰，但他也不得不做最壞的打算，要我們眷屬南下避難，就這樣，姆媽帶著我們開始了史無前例的逃難生涯！

（未完待續）.....